

清儒學案

世章



叁
伍

清儒學案卷七十五

天津徐世昌

方耕學案下

方耕私淑

劉先生逢祿

劉逢祿字申受一字申甫號思誤居士武進人大學士綸之孫
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在部十二年恆以
經義決疑事爲時所推重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四先生爲莊氏
之甥幼時及見外祖方耕先生賞其早慧長聞從舅珍蓺先生
緒論學益進盡得其外家之傳於春秋獨發神悟嘗謂諸經中
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厥惟公羊一書董仲舒之所傳何邵公
之所釋微言大義一髮千鈞於是研精覃思探原董生發揮何

氏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何氏釋例十卷又析其凝滯爲何氏
解詁箋一卷答難二卷發墨守評一卷又推勘左氏穀梁氏之
得失爲左氏春秋考證一卷箴膏肓評一卷穀梁廢疾申何二
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獄二卷又推其意爲論
語述何二卷緯略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爲春秋之書十有
餘種又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今惟何虞許鄭四君子虞
氏之易雖惠張創通大義學者尙罕得其門而入因別爲易象
賦卦氣頌易言補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彖象觀變表
卦象陰陽大義虞氏卦象觀變表各一卷撮其旨要約其義例
以便綴學之士鄭氏於三禮外於易詩非專門其尙書注已亡
乃掇拾殘闕兼蒐眾說爲今古文尙書集解三十卷書序述聞
一卷許氏說文爲形書而古韻未有專籍乃研極精微分爲二

十六部每部先收毛詩字次說文次廣韻每字復推其本音詳其訓故爲詩聲衍二十七卷條例一卷又欲爲五經考異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例以存異文古訓先成易一卷春秋一卷又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二卷其他所著有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石渠禮議一卷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又編輯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十卷絕妙好詞二十卷詞雅五卷皆藏於家所著詩文有劉禮部集十二卷

參史傳 李兆洛撰
傳 子承寬撰行述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自序

敘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孟子所謂行天子之事繼王者之迹也傳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傳當漢景時乃與弟子胡母子都

等記于竹帛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講明而達其用而學大
興故其對武帝曰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之弗使復進漢
之吏治經術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毋生雖著
條例而弟子遂者絕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
繁露縣延迄于東漢之季鄭眾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中壘之
毒焰鼓圖讖之妖氛幾使義轡重昏昆侖絕紐賴有任城何邵
公氏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尋董胡之緒補莊顏之缺斷陳
元升范之訟鍼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
禦義勝桓文之節制五經之師罕能及之天不祐漢晉戎亂德
儒風不振異學爭鳴杜預范甯吹死灰期復然漑朽壤使樹蓀
時無戴宏莫與辨惑唐統中外並立學官自時厥後陸淳啖助
之流或以棄置師法燕說郢書開無知之妄或以和合傳義斷

根取節生歧出之途支窒錯迂千喙一沸而聖人之微言大義
蓋盡晦矣大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
章六經爲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
氏之于易歛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束髮受經善董生
何氏之書若合符節則嘗以爲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
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
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
之言受命如嚮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
焉故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
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
獄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爲申何難鄭五卷用冀持世
之志輒有折衷若乃經宜權變損益制作則聰明聖知達天德

之事槩乎其未之聞也已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自序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網羅眾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

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蘊奧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眾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竇持薦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於專己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自信於何氏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大執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余遵奉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後之能墨守者

董理焉

左氏春秋考證

附箴膏
肅評

自序

敘曰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肅十卷又有服虔膏肅釋
疴十卷今鄭氏所箴尙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亡無由盡
見何邵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於左氏未能深著其
原於劉歆等之埶會本在議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
盛行左氏雖未列學官而嚴顏高才生俱舍所學而從之久矣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附於春秋之義後人增
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
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辭贍逸史筆精嚴才
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据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文固
非後人所能埶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眞僞其眞者事雖不合於

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實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似比於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賜氏單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侯舍之母鄆世子巫爲魯之屬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幸國語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深惜范辯卿李元春何邵公諸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援羣書所引何鄭之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之以質後之君子未知其有合焉否也

穀梁廢疾申何自序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

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立六藝論云親受子

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
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
所違失謹按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考名倣名赤蓋如公羊
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
爲與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
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微言口授故可
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

董絀江

漢書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後漢何邵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

之訓註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蓋何君能以胡母之例正嚴顏之謬也

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

愍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絕少

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

卷惠徵士棟據班固傳注以爲卽弘農功曹吏殷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

竊嘗以爲春秋微言

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

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

董君齊胡母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

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述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

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
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
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
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迂
俗師坳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強
起者余採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
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藩籬未決區蓋不言非
敢黨同微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論語述何自序

敘曰後漢書稱何邵公精研六經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詁
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
謨不與守文同說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不載何注孝經論

語之目則其亡佚久矣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一條
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史稱董生造次必於儒者又稱何君
進退必以禮二君者游於聖門亦游夏之徒也論語總六經之
大義闡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何君既
不爲守文之學其本依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若使
其書尙存張於六藝豈少也哉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
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孔鄭諸家所著區蓋不言其
不敢苟同者如魯僭禘妾母不稱夫人當亦引而不發之旨九
京可作其不以入室操矛爲誚讓乎

春秋公羊議禮自序

按此書一名
議禮決獄

昔者董子有言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蓋聖人之教博文約禮
易象詩書皆以禮爲本春秋常事不書固非專爲言禮然而變

禮則譏之辨是非明治亂非禮無以正人也自子游子思孟子
三賢莫不以禮說春秋而聖人所以損益三代以告顏子者微
言大義博綜羣經往往而在後有王者儀監于茲所謂循之則
治不循則亂者也何邵公氏以周官爲戰國之書其識固已卓
矣至其揆文本質引權取經使春秋貫於百王之道粲然明白
豈左邱明氏雜采伯國之製所可同日語哉今以類纂輯又引
申其所未著付弟子莊續澍潘準前後錄成此卷續澍已通五
經天文之學準敏又過之十年樹木冀其大成獨余撫今追昔
官舍與味經堂相比也續澍與準皆名家子能治經者也而余
學尙無以成歲華之逝已如斯也後此者十年其竟斯業乎其
仍如昔者之廢書不讀乎茫茫前道繫可問也書于簡端以自
厲焉

清儒學案卷七十五
春秋賞罰格題辭

稗販素王役使先靈匪以呼盧惟以玩經

經寓王法格執聖權猶賢博奕吾無隱焉

鴻寶救時小儒榮古相才史才披頭詆謔

問曰天王操賞罰之柄者也今下同于列國且與大夫士庶同
受賞罰得無僨乎答曰論語云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大夫出陪臣執國命而庶人之議作周平王倡亂臣賊子之禍
者也故改元之義法首及之

問曰盜不繫國無所容也可以游升于三公大夫之位乎答曰
昔管仲舉二盜爲公臣孔子韙之且東周以降盜賊之世也春
秋之例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國君大夫有過貶而稱人
盜本未命之大夫士也不爲盜則猶是大小國微者稱人之例

也

問曰盛德之士不名公卿之選也位爲陪臣賢者何以勸乎答曰自封建尙親之法久乘田委吏至聖不卑仲弓季路爲宰不恥且古者貢士三考黜陟純盜虛聲移郊移遂又其甚者如共工驩兜屏之遠方可也歸之國家爲老爲宰何嫌于屈才乎

問曰春秋法殷制爵三等公侯爲大國伯子男爲小國杞于周爲王者之後本爵稱公鄭本爵爲伯今以杞爲小國鄭爲大國何答曰以春秋當新王黜杞之義著矣陳三恪也蔡懿親也然其卽楚而無善政雖不黜猶黜也鄭日卒月葬有命大夫達于春秋則取爲小國張法何嫌于不進爵乎

問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一事也在魯宋鄭臣遇此則徧下罰在晉則中罰在衛亦然在陳蔡則下賞何參差不齊也答

清儒學案卷之二十五
曰自此役也晉楚狎主齊盟而晉常下楚漸至京師楚矣趙武之過也衛石惡爲惡人之徒甚于豹及向戌良霄一等陳孔瑗蔡歸姓亦亂賊也然陳蔡大夫無善可錄久不與中國會盟兵連禍結無已時自此盟而少弭故進之也

易言補自序

初張皋文先生述易言二卷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而先生沒其甥董士錫學于先生以余言易主虞仲翔氏于先生言若合符節屬爲補完之先生善守師法懼言虞氏者執其象變失其指歸故引伸文言舉隅之例一正魏晉以後儒者望文生義之失于諸著述爲最精祿學識淺陋又未嘗奉教先生僅僅窮數日之力以先生所爲易說竟其條貫而爲此稍爲疏通證明之庶于師法少所出入其于先生之意有合有否則不敢信焉爾